



正在演奏中的JIS雅加達國際學校樂團吹橫笛的萬振儀位於中央偏左

橫笛掉了！

萬家興

59 我家的老二是個無憂無慮的孩子。「無憂無慮」，英文大概是carefree吧，應該算是個「美德」。它隱含的意義是「天真無邪，沒有心機，笑口常開」。我一直蠻喜歡他這個個性，也用「愛的教育」對待他的「無憂無慮」。但是到了他念初中以後，我開始越來越不能忍受他的無憂無慮，有一天終於火山爆發，我對他的「無憂無慮」，不再容忍，大發雷霆，對他施予「鐵的紀律」。

由於工作的關係，我平均每隔三年就換一個工作地點。兩個孩子在義大利出生，隨後，跟著我回台北、去美國、去非洲、去印尼、再回到台灣。太太怪我經常搬家，孩子怨我不停的換學校。老大每次換學校，從來不曾發生問題，他體育一流，是學校的籃球校隊，功課名列前茅，曾經跳過兩級，高中畢業時是全校年紀最小的畢業生。但是老二的情形，和哥哥大不相同。他每次換學校都有狀況，學習跟不上進度，不想上學，常常裝病。我們夫婦經常被學校老師「請」到學校，去聽老師對孩子的「評語」：課堂上daydream，做白日夢，心不在焉，不專心，常常忘記作業，忘記帶運動服、忘記這、忘記那。更糟的是，他還很愛「強辯」，歪理一大堆。對於老師的「評語」，我和太太完全瞭解，幾乎全盤接受。每次被「約談」，我們總是以謙卑的「請老師多包容，他會慢慢進步」來結尾。

他是我們家「丟三落四」第一名。常常搞掉雨傘、筆、手錶、皮夾、筆記本、運動服，游泳褲；常常到了學校才發現忘記帶課本或作業而打電話回家求救，常常洗衣服時，發現他的褲子口袋有鈔票或硬幣。為了他，我太太效法「孟母三遷」，租了在學校後門的公寓住下來，從我們的公寓陽台可以清楚眺望到學校操場上學生的活動。我們家是全校學生中離學校最近的一戶人

家。雖然如此，他經常上學還是像打仗，又像逃難一樣，匆匆忙忙地趕在關校門的那一剎那衝進校門。他就是那麼「脫線」。我對他一直容忍，無計可施，只因為他是我兒子。

有一天我正在客廳看雜誌，孩子問我：「爸，你小時候有沒有犯過錯？」我回答：「當然有，我小時候很調皮。」他又問：「爸，你犯了錯，你爸爸怎麼處罰你？」我回答：「打呀！木棒、棍子、蒼蠅拍，抓到什麼，就用什麼打。」他接著又問：「除了打，有沒有別的？」我說：「有，我爸爸會用粉筆在地上畫一個圈，罰我站在裡面。」這時候孩子很正經的說話了：「Dad, you ground me.」（爹，你劃圈罰我站吧。）

我忽然發現「問題大了」，一定出了什麼大事。我問：「怎麼了？」

他回答：「flute 掉了。」

「什麼！！」我跳起來，順手把雜誌丟向他，衝過去對他揮了幾拳。多年的積怨一下子爆發出來：「flute 掉了？那是阿姨的橫笛耶！借來的！很貴耶！你一天到晚掉東西，忘這忘那，丟三落四，你是Mr. Forgetful，Mr. Absent-minded, Mr. Amnesia，你怎麼一點都不像哥哥？我怎麼有你這樣的孩子？你不該姓『萬』，你該姓『忘』！」

太太趕緊來解圍。對孩子說：「快說『下次不敢了』，喏，去罰站，面對牆，面壁思過。」

我氣消了之後才知道，太太和孩子是一國的。橫笛已經掉了一個多禮拜了。孩子說，是放學後和同學在校園聊天，把橫笛放在石椅上，忘了拿，就回家了。難怪好多天沒聽到他吹橫笛。他們已經去學校「報案」，而且所有

可能的地方都搜索過幾遍了。讓我知道，是因為紙已經包不住火。橫笛是他音樂課和樂團裡必須的東西，只好立刻做了補救措施：請他在美國讀大學的學姐，也是我朋友的孩子買個新的，寒假帶回來。（在雅加達買不到同樣的牌子，而且貴很多，要六百多美元，在美國買，四百多美元）然後我們向學校租一個橫笛，租兩個月，每月二十美元。接下來的兩個月，他表現好了許多，比較專心一點，也比較檢點一點了。看來我的「衝冠一怒為橫笛」還有一些效果。

幾個月之後，某一天，我下班回家，他很興奮的對我說：「爸，我們班上又多了一位Mr.『忘』！」

我問：「什麼？什麼意思？」

「Jonathan的flute也掉了！他也是樂隊裡吹flute的，」孩子笑笑的說：「你知道Jonathan他爸爸聽到flute掉了之後，怎樣了嗎？」

我說：「Jonathan鐵定挨揍了吧？」

「NO！！你知道他爸爸說什麼嗎？『It's OK, son, we buy a new one.』（沒關係，孩子，咱們買個新的）哪——像——你——」孩子說著，眉毛吊著好高，一臉笑意，還扮個鬼臉。

沒想到這小子竟然懂得「反諷」，把話講到一半就打住。這下子，他出了一口挨揍的怨氣，也給我留點面子，沒傷到父子感情。真有幽默感。看到他這麼「悟道」，我彷彿是弘忍禪師見到衣鉢傳人惠能小和尚，忍不住大笑起來。

